■演員受邀來到空寂的西九自由空間「大盒」，面對觀衆席一訴衷腸。
攝影：Darwin Ng

「人約吉場後」劇場很小 創作很大

疫情反覆下，香港的劇場在短暫的重開後又再次關閉，空蕩蕩的劇場，在等待着觀眾的回歸。西九文化區自由空間與「非常林奕華」聯合製作及呈現《一個邀請：人約吉場後》劇場錄像系列，請來30位香港演員不經綵排，獨自走入自由空間大盒，面對沉寂的觀眾席一訴衷腸，30條影片呈現出30種思考、掙扎、直覺、恐懼、期待……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瑋　圖：西九文化區管理局及「非常林奕華」提供

「孕育」的過程

早前，林奕華在直播中與參與演員之一林珍真對談，說起了整個計劃的初衷。疫情爆發，人群隔離，空寂的劇場中沒有表演和觀眾，一個人去到一個空的劇場中會發現什麼？又會令什麼發生？這個好奇催生了《一個邀請：人約吉場後》。林奕華說，最初的構想是邀請三位女演員來實現計劃，「一位是啟發我如此做的葉麗嘉，一位是由去年開始在自由空間中曾和我們一起分享的彭秀慧，第三個則是林珍真。」這三位女性，一位是母親，一位已婚但不是媽媽，另一位未婚，正好可以從三個不同的面向切入，讓大家看到她們如何和這個空間發生關係。最終計劃擴張成為30位演員的劇場獨白，其可琢磨的多樣性更為可觀。

但回到最初，女性與空間之間的關係有何獨特之處？在林珍真的視頻片段以及她與林奕華穿插於創作過程中的對談裏，出現了有趣的角度。在林珍真的片段中，她在空蕩蕩的劇場裡想起了和女兒玩捉迷藏的回憶，她總是為自己找到完美的遮蔽物，然後再跳出來大叫「peek-a-boo」，女兒則藏也不藏，卻歡天喜地在玩着自己想像中的「peek-a-boo」。林珍真在靜默的觀眾席間跑上跑下，有種疲累和焦急似乎就要溢出屏幕 — 在天真的孩童面前，大人的想像力顯得如此匱乏。一個創作者感到自己創作力的缺乏，那簡直如同當胸中箭。

這個版本的視頻其實是整個拍攝的第三個版本，在前兩個版本中，林珍真親吻每一張椅子，念出椅子上的座位號，然後訴說「我愛你」；之後越來越多的憤怒湧入其中，她越來越生氣，如同要拆毀觀眾席。

林奕華好奇林珍真走入劇場中的這種「忙碌」感，他看到了她的不安。「為什麼女性對『空』這樣東西有這麼大的不安全感呢？」林奕華說。在他看來，女性孕育生命的過程與藝術創作之間有太多可以比對的方面。「男性沒有辦法享受一個生命在子宮中慢慢形成，令到這空間產生另一種意義。所以你懷孕過程中的那種 fascination，是沒有別人可以感受到的，那個感受只有你可以感覺到，它不是虛幻的，而是實體。而我只能在創作中感受這個『空』 — 有一個演出的時間，有個題目，有一個創作的時間，去『生』它出來。」但作品不會離開你，孩子會。「這就是另一個問題了。」他接着說，「對於作品你只能『給予』，而不能問它拿回什麼，所以它離不離開也不是很關鍵。作品一旦完成，我們往往只能去完善，卻很難去改動什麼，因為它有了自己的生命，這（和養小孩）是相似的。就像我們現在做這個作品，之後我回想的，更多的是過程，是經歷。」

■攝影機記錄下來30則個人的創作絮語。
攝影：Ray Leung

挖掘自我的痛感

站在空蕩蕩的劇場中，剝離了角色、劇本，甚至缺失了觀眾的目光，你面對的唯有自己。就如同在疫情中，正常生活的受阻與剝離，反而在另一個維度迫使我們與自己相處。當從前所依賴的社會準則與人際交往逐漸土崩瓦解，我們又要靠什麼來支撐起自己對世界的認知呢？

《一個邀請：人約吉場後》是一場實驗。空蕩蕩的劇場，好像什麼都沒有，又好像塞滿了一切。演員入場前，林奕華會告訴他們，會有一個攝影機設置在空的劇場中，除此之外，「你做什麼都行，我們會在外面看到你做什麼，但不會影響你。」

突然進入空劇場是什麼感覺？「如入無人之境，像進鬼屋一樣！」林珍真笑說，「剛開始的時候很黑，如果你不熟悉這個劇場，很可怕的，連台位在哪裏都不知道。後來開燈後，你可以看到這個空間，但有個壓力在那裏 — 在裏面你可以看到什麼呢？除了實物之外？這對我來說很困難。通常我知道自己進劇場是要做什麼，我從來沒有試過為自己來做一個project。沒有觀眾，我會做什麼呢？當時很迷失，沒有安全感，所以我要找一個對象來做一件事情，於是我會去拆觀眾席，去親吻椅子。到後來，我才慢慢開始看到我自己，看到我女兒。」

林奕華讓林珍真想像劇場是個遊樂場，「如果你的女兒來到這裏，會怎麼玩？」林珍真由此入手去建構，卻沒想到打開了自己脆弱的開關。「我就發現，其實我不是很會玩的。慢慢的，creative這個字好像是開了我的某個開關。我會發現：阿女，我沒有你creative。講完這個字，我已經想哭了。不creative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弱點。特別是做創作，當別人說你不creative，其實是潛意識裏告訴你『你不適合做這行』。所以我會在裏面說：creative害死了多少人！我其實一直被這個困住。但是諷刺的是，老是想着要creative其實會令到人不creative。這其實是我的掙扎點。」

展現脆弱的時刻，恰恰是回到自己的時刻。演員在空的劇場中所經歷的，也許遠比一場「扮演」來得更新奇，卻也更兇險，充滿了挖掘自我的痛感。在空的劇場中，「如果任何東西拿起來都能成為一個idea，那未必一定需要特定的對象、觀眾、主題，都可以變成你自己的『自由空間』。如果以前你會被觀眾的沉默搞到焦慮，那未來是否可以『創造』出觀眾來，和觀眾的關係是很有機的，也可以持續地和自己有機地對話。」正如林奕華所說，疫情之下，我們很難再用過去的標準和模式來建立觀眾和表演者的關係。「這種環境對很多人來說，他都在找自己如何面對現實。」我們很難再用劇場中的現實來和觀眾溝通，觀眾與表演者，要互相成為對方的inspiration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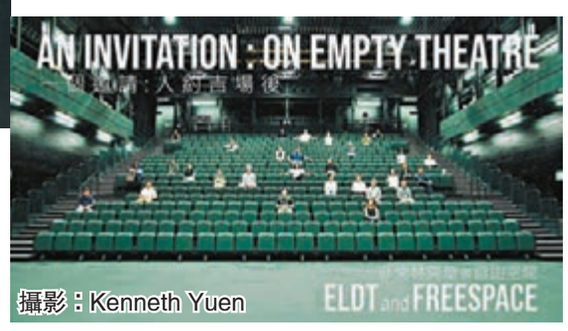
劇場很小，但創作很大。「以前只是盯着觀眾席，現在可以看到周圍的空間。」

《一個邀請：人約吉場後》

所有影片已上載至西九文化區YouTube頻道，觀眾可前往觀看。

官方專頁：
https://www.westkowloon.hk/emptytheatre

YouTube播放清單：
https://www.youtube.com/playlist?list=PLqLUImFXx2jO7Q0KXUBDignnufGVV0ssv



攝影：Kenneth Yuen

敢觀舞台

文：梁偉詩

光影、詩意、童趣
——《十浪進劇場（首回）之光浪》

當我們說喜歡進劇場，其實我們喜歡的是什麼? 當我們說進劇場的作品充滿詩意和童趣，這種美學印象究竟來自舞台上哪些物質條件?進劇場在疫症稍緩的五六月，舉辦一系列「回顧+展望」的活動，以參與式workshop進行的《十浪進劇場（首回）之光浪》為第一炮，讓原本由一月開始、卻被疫情打亂的《十浪進劇場》，慢慢追回進度。

■《十浪進劇場（首回）之光浪》進劇場提供

《十浪進劇場》為年前進劇場《演員運動》星期一聚會的延續篇，由進劇場聯合藝術總監陳麗珠Bonni，邀請多位與進劇場合作多年的朋友，分享各自在美藝上的愛好和偏執。《十浪進劇場（首回）之光浪》邀得長期緊密合作的燈光及立體紙藝設計師「神父」劉銘鏗，從一粒星說起。「神父」酷愛自製燈光及紙藝裝置，近年在進劇場的《演員運動》及《島物詩游——也斯進劇場》，亦與Bonni作出不同的光影實驗。Bonni形容他為「高興時會打前空翻的燈光設計師，他將對世界的感受轉化成立體書的靈魂。」《十浪進劇場（首回）之光浪》就是一次親近光、摺摺紙、聽聽劇場光影背後二三事的聚會，讓一張白紙打開無窮故事。

「光浪」雖云是探尋光於劇場的（使用）奧妙，但workshop卻類近於藝術治療的互動。首先是摺紙，進劇場的演出一直有不少與紙有關，如《樓城》的紙樓，聯繫到堅實又脆弱的香港生活。「神父」從引導大家摺出相對複雜的立體Omega Star開始，熟悉紙的觸感後，每人又再得到一張A4白紙，可以隨意改變它的形狀。有的把它捲成貝殼狀，有把它摺成一條隧道，這時候「神父」的小電筒光線穿梭其中，造就光影中的神秘語言，彷彿讓我們回到進劇場的創團之作《魚戰役溫柔》、後來的《白屋》，乃至近作《島物詩游——也斯進劇場》所營造的「小寶島」長洲之美。光影擔負着真幻之間最原始的「手作」式劇場元素。當光影也化身小電筒在大家掌握之中，「神父」再讓大家在漆黑中如螢火蟲般行走，然後合力在布幔中組成圖案，最後配合音樂變成「光浪」。

作為進劇場老觀眾老粉絲，剎那間還是挺感動的。二十多年過去，原來一直感受美、感覺到童真、童趣的，從來就不是高科技投影或設計繁複的形體動作，一切都來自赤子之心和最簡單的「手作」美藝。劇場藝術讓我們同呼吸共命運，齊齊回到最原始的瞬間，童年的玩意和簡單得不能再簡單的趣味。聚會中稍稍輕鬆的段落是Bonni與「神父」細說喜歡的劇場空間，如台北兩廳院的實驗劇場。我卻默默地想起進劇場2010年在藝穗會演出的《Marcovaldo——乙城的四季》。改編自卡爾維諾《馬可瓦多》的《Marcovaldo——乙城的四季》，把輕軟純真的馬可瓦多故事與喧鬧紛繁的香港渾成一體，觀眾似乎都很難重述出一個具體的故事，反倒令人念念不忘的是舞台一隅的「開放式房間」，完場後我還跟隨着紀文舜扮演的兔子，從舞台中打開着的台左閘門離開劇場，直接站到馬路旁。藝穗會場外車如流水馬如龍，依然人間煙火式紛紛擾擾。

言歸正傳，疫情期間幽閉的隔離生活不免沮喪。劇場人甚至悲嘆說，懷疑劇場可能需要關掉一年半載或以上。然而，這恰恰是最好的自我梳理時機。進劇場以外，前進進在五、六月時就曾一連六星期推出七個網上節目，包括一夜限定的演員牛棚暢聚和四個讀劇及演後討論，也有廣播劇式的讀劇跨平台放送，主力回顧舊作舊事。進劇場反其道而行，《十浪進劇場》則是陳麗珠與劇場朋友以「生活與藝術」為主題，分享啟發靈感和創作生活經驗的聚會，以不同養分啟發探索、靈感和實踐，為業界及觀眾帶來豐富的交流、凝聚繼續前進的力量。這同時是進劇場開展新兩年計劃《SEED 楔子2020》的第一章。承接自《CAT · 拾肆》及其中《演員運動》的花火，自然要繼續探尋劇場的不同的可能性。又將有一系列向外探尋的活動，像「演員運動」的後續、國際戲劇大師班及《愛在……》演出計劃。《愛在……》將延續《國際演員運動》的實驗成果，以馬奎斯《愛在瘟疫蔓延時》為藍本，總結對文本、肢體和空間的實驗和想像——懸宕的表演藝術，在懸置的時空中歇歇腳，來日再上路，飛得更高更遠。

藝訊

香港舞蹈年獎2020結果公布 不同編舞風格受褒獎

日前，本應在葵青劇院演藝廳舉行的「香港舞蹈年獎2020頒獎典禮」因疫情原因轉為於網上直播公布得獎結果。

今年的傑出編舞獎分別頒發予本地著名舞蹈家黎海寧（憑城市當代舞蹈團《冬之旅 · 春之祭》中〈冬之旅〉奪獎），以及首次獲得此殊榮的年輕編舞家胡頌威及江上悠（憑香港芭蕾舞團《港芭×港樂：春之祭》中〈春之祭〉奪獎）。白朗唐新晉編舞則頒發予馬師雅。

城市當代舞蹈團於今屆香港舞蹈年獎一共奪得八個獎項，包括憑着《冬之旅 · 春之祭》獲得「傑出大型場地舞蹈製作」及「傑出群舞演出」；《Re-Mark》獲得「傑出中型場地舞蹈製作」；駐團藝術家喬楊憑着《Almost 55 喬楊》獲得「傑出女舞蹈員演出」，及以另外兩個計劃獲得「傑出舞蹈教育」和「傑出舞蹈服務」。

曾獲奧斯卡「最佳藝術指導」的葉錦添憑着香港芭蕾舞團《大亨小傳》獲得「傑出服裝設計」。男舞蹈員卡諾意憑着《港芭×港樂：春之祭》中〈春之祭〉為香港芭蕾舞團再添「傑出男舞蹈員演出」一獎。「傑出小型場地舞蹈製作」則頒發予兩個製作，分別為香港舞蹈團八樓平台《境》及ArtisTree與舞合劇場合作的《Stay/Away》。

本年度增設的「傑出另類場地舞蹈製作」則由香港藝術發展局憑着賽馬會藝壇新勢力——楊春江《舞 · 師》奪得。楊春江也同時摘得「傑出成就獎」，以表揚其在舞蹈演出、編創、節目策劃、扶植後輩及評論上的莫大貢獻。

■香港芭蕾舞團《港芭×港樂：春之祭》中〈春之祭〉 攝影：Conrad Dy-Liacco

■城市當代舞蹈團《冬之旅 · 春之祭》
攝影：Cheung Chi-wai@Moon 9 Image

周末好去處

「望左望右：歷史標牌」展覽

中區警署建築群於2006年全面結役之時，在三組法定古跡中分別留下不少昔日使用的標牌。在建築群運作的百多年間，無數的標牌曾經被掛上、拆下或更換，它們反映的不止是建築物不斷更替的用途，亦代表着過去不同年代的設計美學、工藝文化和生活習慣。

這個位於大館的展覽聚焦這些細小的時代痕跡，展示遺留下來的歷史標牌，透過材質、語言、字體和功能等方面，讓大家從不同角度欣賞一些看似平平無奇、在日常生活中往往被忽略的標牌。同時主辦方亦找來過往曾擔任相關工作的人員，以及標牌研究和復修方面的專家，為大家解構關於大館歷史標牌的種種有趣面向。你也可以利用展覽地圖自由探索，現場細看自助導賞路線上的標牌。

日期：即日起至9月13日
地點：大館檢閱廣場